

戏曲剧目选

青 松 岭

(豫 剧)

话剧原著 承德专区话剧团

执 笔 张 仲 朋

豫剧改编 张 复 兴

(暂定稿)

30

1965

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

1965年12月

时 間：一九六三年，秋天。

地 点：某深山区的一个生产大队。

人 物：方纪云 支部书记，转业军人，32岁。

张万有 老贫农，58岁。

周 成 大队队长，38岁。

秀 梅 周成的妹妹，22岁。

大 熊 青年突击队队长，25岁。

张大婶 张万有之妻，50多岁。

二顺子 宣传员，19岁。

杨老五 贫农社员，70岁。

孙 福 中农社员，40岁。

錢 广 漏斗富农，45岁。

七 姑 錢广的老婆，30多岁。

老 满 社员，40多岁。

大 凤 老满妻，30多岁。

社员甲、乙。

群众若干人。

第 一 場

时 間：早晨。

〔幕启：村头，一个小山坡前。舞台左侧，有一棵粗大的榆树，枝叶茂密，绿荫遮天；远处的山坡上，盘着一条新修的公路，攀崖绕谷，弯弯曲曲，从山脚下，一直钻

进重山深处。一棵苍劲挺拔的青松，挺立山头。

〔幕侧，传来一阵马蹄声、响鞭声。秀梅持鞭，大熊紧跟，二人同赶一辆马车，舞蹈上。〕

大熊：（唱）紧催马车疾如箭，

秀梅：（唱）为学掌鞭意志坚。

大熊：（唱）不怕山高道路险，

秀梅：（唱）练硬功猛闯技术关。

大熊：（唱）铁梁能把锈针磨，

掌鞭赶车有何难。

秀梅：（唱）鞭梢甩得连天响，

车轮飞滚起尘烟。

大熊：（唱）哟儿！

秀梅：（唱）驾！

大熊：（唱）上山坡……（上坡）

秀梅：（唱）绕山弯……（转弯）

大熊：（唱）越山林，

秀梅：（唱）过果园。

大熊：（唱）人有精神马儿快，

秀梅：（唱）转眼来到榆树前。

大熊：注意！快下坡儿了！

秀梅：知道！哨！（车停）哟儿！驾！

〔打鞭圆场。突然，马猛地一惊，“唉唉”地叫了起来。秀梅、大熊惊慌失措，急忙吆喝、勒马，马仍奔跑不停。二人追下。〕

〔幕侧，有人大声喊：“赶车的小伙子！快把车煞住！危险！危险！”〕

〔马蹄声更加急促，人的吆喝声也更加紧张。

方纪云：（揣一件皮大衣跑上）快把牲口抓住！抓住牲口！

（急下）

〔方纪云的声音：“甯！甯！”马嘶叫了一阵之后，一切平静下来。方纪云和秀梅上。

方纪云：你看，多危险！（从背包里拿出一瓶红药水和一卷纱布）来，包住。

秀梅：不碍事！（把手藏起来）

方纪云：强脾气！（拉过秀梅的手，替她包扎）

大熊：（上，冲着秀梅）你！

（唱）刚才你是咋摆弄，

惹得驮马一阵惊，

今天要是出事故，

这个责任谁担承。

秀梅：（唱）你怎么是非不分清，

就瞪起眼睛乱批评，

咱二人掌的一挂鞭，

是谁把驮马来惹惊？

大熊：那牲口为啥惊啦？

秀梅：你问我，我去问谁！

（唱）马车行到榆树东，

正要下坡向南行，

谁知驮马因何故，

尾巴一蹶象发疯。

大熊：这事怪呀！刚出村时走得顺顺当当的，为啥走到这儿就惊了呢？

方纪云：是啊！打了败仗，也该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呀！

秀梅：我就不信，咱们两个大人连三四匹马都摆弄不了。来，把车磨回来，再从这个坡儿上往下放！

大熊：对！你牵梢子，我把玩子，这回注意点儿。

秀梅：非闯过这一关不可！

方纪云：还这么楞闯啊！一辆马车，三四大马，这是四五千块钱的家产，要是糟踏了……

大熊：这个同志，怎么跟周队长一个样，只要别人一动这根鞭子，就拿这话来吓唬人。

方纪云：这么说，您俩今天赶车队长不知道？

秀梅：要是叫他知道，车就赶不出来了。

方纪云：嗯！原来您俩还都不会赶车！

秀梅：眼下，嗯，不够格儿。

方纪云：那我可得提个意见。

大熊：提意见？同志！

（唱）大车一会儿进城去送梨，
我们得抓紧时间作练习。
有意见请你到以后讲，
别耽误我们的好时机。

方纪云：不，这个意见我一定要提。

大熊：（看了看方纪云）那好，提吧！

方纪云：小伙子，叫啥名字？

秀梅：他呀，叫大熊，大小的大，熊黑子的熊。

方纪云：哦，怪不得这么楞。大熊同志！

（唱）学赶车先要掌技术，
可不能楞闯不在乎。

象这样容易出事故，

您应该拜个老师傅。

大熊：其实，这玩艺儿，没啥。

方纪云：没啥？那里头的道道儿可多啦。

秀梅：这我们都知道。

方纪云：说说看。

秀梅：你听着！赶车要稳，进门要慢，拐弯靠辕马，上坡轰梢子。下坡的时候啊，要短捉缰绳早使闸。

方纪云：嗨！这要是背书满值一百分。可刚才是怎么啦？你这个掌鞭的跑到牲口前边，两只胳膊一伸，“嗨！嗨！”你见过那国有这种赶车的架式？

秀梅：可也是呀，牲口一毛，我把什么都忘了。

方纪云：你们两个呀，真是芥菜疙瘩跟大萝卜结亲，楞头青碰上个青头楞！

秀梅：哎呀，你这个同志，说的这是啥话呀！

〔大熊哈哈大笑。〕

方纪云：（一怔）你笑啥？

大熊：人家是个大姑娘！

方纪云：姑娘？

秀梅：这还能假？（摘下帽子，两条油黑的辫子垂了下来）。

方纪云：嗨，刚才我一直当你是个十七八的小伙子呢！

大熊：跟小伙子也差不多，要论干力气活儿，你不一定是她的对手。这是青松岭大队有名的假小子，大号周秀梅！

方纪云：那以后咱就比试比试。

大熊：怎么？你是到我们这儿来工作的？

秀梅：同志，天气这么热，你带个皮大衣干啥？

方纪云：我要来落户，还能不把家搬来！

大熊：来落户？

方纪云：啊！

秀梅：当社员？

方纪云：是啊！

秀梅：大熊，咱们又添新人啦！（向方纪云）同志，这是咱青年突击队队长。新来的转业军人，下放干部，只要是青年都要编到我们这个突击队里。

方纪云：好哇，我一定也进突击队。

大熊：嘿，你为啥不早说。

方纪云：早说了，你就虚心点儿，是不是？

大熊：其实，我跟秀梅偷着把车赶出来，就准备着挨批评哪！

方纪云：准备着挨谁的批评啊？

秀梅：嘿，张大叔呗。

方纪云：张大叔？是不是张万有？

秀梅：是啊！哎，你怎么认识他？

方纪云：全县有名的畜牧模范，青松岭大队的五好饲养员，谁不知道！

大熊：你在哪见过他？

方纪云：在这儿！（掏出一张报纸）看！

秀梅：（一把夺过来）大熊！大熊！快来看，报上已经把稿子登出来了！

大熊：哟，还有照片哪！

秀梅：（念）青松岭上一棵松！听，这标题多漂亮！

大 熊：哎，后边这两句更带劲。（念）热爱集体，不忘过去苦；一心向党，永作革命人！

秀 梅：同志，你还没见过他本人吧？

方纪云：可不是嘛。

秀 梅：一会儿我领你去看看，保管你见他一面，就再也不想离开他了。

方纪云：哦！

秀 梅：他呀，嗯……我说不好，大熊，你来说说。

大 熊：他……他可那个啦。

方纪云：那个是啥呀？

秀 梅：反正啊，跟报纸上描写的一模一样。大熊，张大叔要能赶车，那该有多好哇！

方纪云：万有大叔过去也是个车把式吗？

秀 梅：同志，可不是对着你喷大话，论赶车技术，张大叔是这个！（伸出大姆指）

（唱）解放前他给地主当鞭把，

赶大车饱尝过苦甜酸辣。

多少个悲惨岁月在鞭影中过，

马棚里熬白了鬓边发。

解放后再不做牛马，

咱贫下中农当了家。

掌大鞭十里八里就数他，

狗撵鸭子呱呱叫来叫呱呱。

方纪云：这样的老把式，为啥现在不赶车了呢？

秀 梅：（唱）有道是岁月催人年纪大，

张大叔如今五十八。

年老体衰又有病，
怎能把重担往他肩上压。

方纪云：哦！

秀梅：同志，当着他的面，你可不敢说他身体不好，他就烦听这个。

〔幕侧，马又叫了起来，几声鞭响，其中夹杂着钱广的叫骂声：“你他妈的叫！叫！”〕

方纪云：（向内）那是谁呀？别那样打牲口！

秀梅：（气愤地）那就是咱们的车把式，钱广。

大熊：他这是跟谁过意不去，我去问问他！

方纪云：（拦住）他朝这儿来了。

〔片刻，钱广拿一副断套绳上。〕

钱广：大熊，秀梅，你！

（唱）我一会儿不在牲口房，
您俩就偷赶马车上山岗。
都象您这样胡乱闯，
我这个鞭把还咋当？

大熊：（唱）日头已经照东墙，
你为啥这时才起床？

秀梅：（唱）趁你还没把车出，
我们练练有何妨？

钱广：（唱）套绳已被您来拉断，
不承认错误还口强！
集体的财产胡糟踏？
真叫人看着疼的慌！

大熊、秀梅：（一愣）怎么？套绳断了？

大 熊：（唱）空车怎会把绳拉断？

秀 梅：（唱）这事叫人费思量。

錢 广：（唱）食品厂做罐头急用梨，
要咱们快快运来满满装。
你俩把套绳拉两截，
影响出车责任谁承当？

方纪云：断了一根套绳，就不能出车啦？

錢 广：（唱）看样子同志你是外行，
光会打仗不会把鞭扬。
俗话说：牛靠鼻圈马靠缰，

方纪云：不，更重要的是——

（唱）赶车的要靠红思想！

〔錢广略微一惊，偷偷瞥了大熊一眼。〕

大 熊：哼！

〔錢广的眼光赶紧离开大熊，一转脸，又见秀梅正盯视着他。〕

秀 梅：（甩了一鞭）哼！

方纪云：套断了，可以再接上，不会耽误出车。（递套给錢广）

錢 广：（把套送到秀梅、大熊面前）来，接接吧！

秀 梅：接就接。

〔秀梅、大熊接套，几次都接不好。〕

錢 广：嘿……不那么容易！没个三五年功夫就想接套？

方纪云：那你就动手接接吧？

錢 广：我也不会。

方纪云：（唱）当车把谁不会接绳套，

分明是故意把边鼓敲。
年轻人学赶车情绪好，
老一辈就应该热心教。
可不能热嘲与冷讽，
更不能故意刁难冷眼瞧。

錢 广：同志，你，你咋说这话哩！

大 熊：算啦，我骑车子去供销社买一根。

錢 广：哎，我先把话说到头哩，你就是把套绳买回来，又要穿夹板儿，又要挂鞦韆盖儿，今天能不能出车，我可不打保票。

大 熊：（赌气地把套绳扔在地上）买也不行，接也不行，你想怎么着？

錢 广：不怎么着，我等着出车！

〔张万有在远处喊：“秀梅！秀梅！”〕

秀 梅：张大叔来了。张大叔！我在这儿！

〔片刻，张万有上。〕

张万有：（唱）秀梅你个猴闺女，
不会走路就想飞。
学赶车可不能恁大意，
闯出祸来可了不得！

磕着、碰着没有？

秀 梅：（把包扎的胳膊藏起来）没有，没有。

张万有：（把秀梅藏在背后的手拉过来）没有？这不是受伤啦！真是个猴丫头。大熊，你呢？

大 熊：我？就是车轱辘从这儿碾过去，也掉不了一根汗毛！

张万有：三套马的大车，这是闹着玩的！

秀梅：（把套捧在张万有的面前）大叔……

錢广：断啦！

张万有：（问錢广）啥时候断的？

錢广：你问问他俩！

张万有：我问你！

錢广：今早上是他俩把马车赶出来了，我咋能知道？

张万有：你不知道？今早上我就见这套绳已经断了两股。

錢广：啥呀？

张万有：早就断了两股。

錢广：早就断了两股？没这回事儿，我那天都检查。

张万有：你看看这茬口儿！

秀梅：闹了半天，这套绳早就断了。

张万有：套断了，你为啥不早些接上呢？

秀梅：人家说：不会！

张万有：嗯！车把式不会接套？我问你，庄稼人会不会拿锄？

錢广，当车把式的要常常想着集体惦着马车才行，不能光往别处用心思。刚才我正想修，谁知一转眼你俩就把车赶出来了。（坐下接套）

秀梅：大叔，很快就能接好吗？

张万有：一会儿就好，耽误不了出车。

錢广：耽误不了？这已经耽误了啦！

张万有：怎么耽误了啦？你去装车，我接好给你送去。

錢广：这事儿呀，咱得说个章章，照这样随随便便的不行。

张万有：他们没有通过队长把车赶了出来，是他们的不对。可这事你就没有责任啦？套绳早就坏了，你为啥不趁早修理？

錢 广：这……你怎么倒搂一耙子？好好好，我找周队长去，
叫他来评评这个理！（怒冲冲下）

大 熊：想找谁就找谁，怕不了你！

张万有：找谁你今个儿也得出车！

方纪云：（走到张万有前面）大叔！

张万有：你……

秀 梅：大叔，嘿，让錢广闊的也忘给你介绍了，。这位同志
是新从部队上转业下来到咱们这落户的。

张万有：欢迎！欢迎！同志，你看咱这些小青年，都是天不怕
地不怕。我刚才去找保管员领饲料，转眼功夫，他们就把
牲口牵出来了，还偏把马车赶到这儿来走险道。

方纪云：大叔，将来我也要给你添不少麻烦哩。

张万有：那儿的话。同志！

（唱）你才到咱青松岭，
队里情况还摸不清。
孩子们一心学赶车，
为的是要把气来争。
錢广他这个车把式，
和大伙是两个心眼两股绳。
仗凭着技术吓唬人，
动不动就把鞭子扔。
借着拉货把城进，
卖人情使小惠八面玲珑。
给这个捎一袋橡子卖，
给那个捎两筐萝卜缨。
拉到市坊高价卖，

明里暗里乱捣腾。
虽然是自产自货不犯法，
把人心却勾得乱哄哄。
集体生产不愿干，
跟着他把邪路行。
照这样集体经济咋巩固？
这可不是小事情！

方纪云：（唱）张大叔他把情况讲，
看来这事非寻常。
我还须细研究来细查访，
同群众多商量共作主张。

秀梅：大叔，听说县委不是给咱们大队派来个方书记吗？他怎么还不来呀？

大熊：方书记要一来，哼！钱广那些人就不敢再捣蛋啦！

张万有：是啊！

方纪云：就是他来了，一个人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工作还得靠大家作呀！

张万有：同志，在生产队赶车，这可是个要紧差事呀！车把式要是没有个好思想……嘿！

方纪云：大叔，对钱广那样的人，我们应该加强思想教育。再一条，也得注意对青年人的培养呀！

张万有：什么？你说什么？

方纪云：大叔，青松岭有你这个老行家，啥样的车把式培养不出来呢？

张万有：你是说，让我教孩子们学赶车？

方纪云：是啊！如今培养革命接班人可是个大事儿啊！

张万有：对！好主意！

（唱）这位同志有远见，
把话说到了我心里边。
我老汉虽已五十八，
身强力壮赛当年。
这事说干咱就干，
成立一个训练班。
好样的青年选几个，
赶车手艺我来传。

秀梅：我算一个！我算一个！

大熊：（和秀梅争了起来）我算一个！我算一个！

张万有：（拍拍秀梅的肩膀）嗯，象那块材料！

大熊：（整理一下衣服，挺起胸脯）大叔，你看我呢？

张万有：你呀！（摇了摇头）

大熊：大叔，你不公平，论力气，论个头，她那点儿胜我？

秀梅：嘴，你瞧不起人。

大熊：不服气？来，比试比试！

张万有：算啦，算啦！大熊，不是你不行，因为你是突击队长。要是常年出外赶车，你那一伙子兵叫谁带呀？

大熊：突击队长我豁着不干了！

张万有：那我可不答应。

〔秀梅向大熊扮了个鬼脸。〕

大熊：不用你美！

秀梅：大叔，你今天就教我！

张万有：你看你这急性子，等方书记来了讨论讨论再说。妇女赶大车，这可是古今少有的事儿呀！

方纪云：大叔，他一定会同意。

张万有：你说方书记会同意妇女赶大车。

方纪云：大叔！

（唱）新社会的妇女不平凡，
再重的挑子也能担。
提起枪来能打仗，
拿起锄头会耕田。
开动机器隆隆响，
驾起飞机能上天。
火车上有女司机，
轮船上有女的领航员。
样样工作都能干，
学赶大车又有何难。

秀梅：嘿，同志，你说的真好，说的真好！

张万有：好，秀梅，那就收你一个。

秀梅：（正步走到张万有面前）大叔！不，师傅，敬礼！

张万有：猴丫头！

〔钱广，周成上。〕

钱广：周队长，谁是谁非，你来说说吧。

周成：秀梅，你，你怎么净惹祸哪？

秀梅：谁惹祸了？

钱广：周队长，你听见了吧，气儿这么粗，连你当哥哥的说她她都不听，我能把人家怎么着？

秀梅：你想怎么着？

周成：你！

钱广：周队长！

(唱)周队长，你看看！

看我钱广难不难。

他俩偷偷把车赶，

对我还把眼皮翻。

要是车马糟踏坏，

这责任到底由谁担？

周队长，

这个差使我干不了，

你还是另请高明来接鞭。

大熊：你不干拉倒！

周成：大熊，你！

(唱)办啥事欠思虑瞎闯蛮干，

别忘了你是个队委委员。

咱眼下火灯眉毛农活紧，

没大车来拉运万事作难。

庄稼割罢须快运，

梨果要送城里边。

征购任务要完成，

不能拖延误时间。

大熊：(唱)这一切全都交给俺，

突击队来个总动员。

没有马车照样干，

交粮送梨用肩担。

周成：(唱)人不发烧你说胡话，

哪见过有车不用肩膀担！

秀梅：(唱)过去咱队没马车，